

經濟的援助。

(八) 巴西代表慕尼士 他說原料問題，

告書：

三月十二日，牠發表一個包含七點的報

向我談情說愛罷！

是國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假使這個問題完滿地解決了，那末戰爭大部份的原因，也可以因此而消滅。

此外各國代表的言論，差不多和以上的都是大同小異。

這個會議開了五天，便告結束。除了英國和波蘭之間，因為意見不合，稍有爭執外，其他會務的進行都是很順利的。在第三天的大會裏，決定組織以下的三個小組委員會：

(一) 供給問題；

(二) 取得和償付問題；

(三) 統計。

報告書裏還說明，最後的五項或者需要再度的考慮。

第一和第二小組委員會，都要討論到如何補救現在的情形的方法。關於殖民地的分配和轉移，則決定不在該會討論的範圍以內。

## 中日新外長的外交宣言

奧松

中日外長，最近均經更易。我國外長自張

羣提出辭職後，即於三月三日經中政會決議

(二) 所有的原料，不論是殖民地的或者  
是獨立國的，都要討論到；  
(三) 供給的限制；  
(四) 門戶開放制度；  
(五) 供給和需要的調整；  
(六) 替代品問題；  
(七) 若干國家因為人口的激增和移民  
的困難所釀成的特殊情形。



110040

照准，而由王寵惠氏繼任。日外相本係林首相兼攝，中間雖數度物色人選，迄無結果，亦於三月始任命佐藤尚武爲外相。按王氏爲我國法學名宿，曾歷任國務總理及海牙國際法院法官，有聲於國際外交界。佐藤氏曾任日本駐法大使，爲日本現任大使級中資格最老者。兩氏出任外長，對於中日外交前途或能稍有裨益。茲將兩氏最近發表外交宣言及各國之反響略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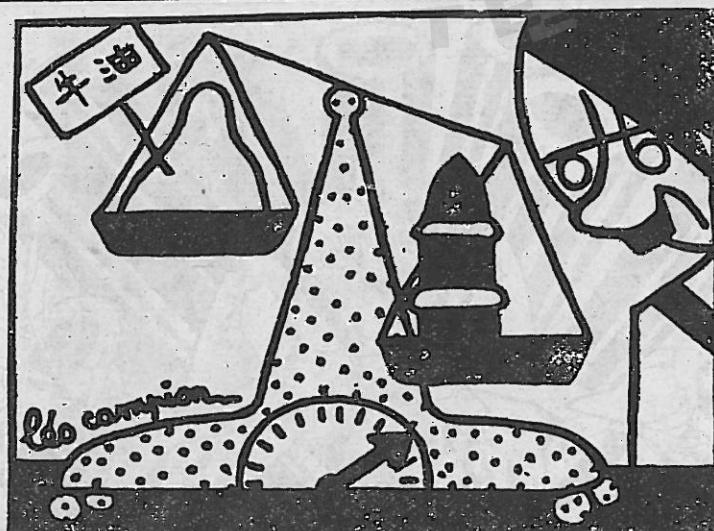
**— 王外長之談話 —** 新外長王寵惠氏於三月八日到部視事，下午四時接見中外記者，當發表談話，闡明我國外交方針，談話內容如下：

近世國際間關係之密切，遠非昔比，捨國際合作無以謀各國之繁榮，確保世界之和平，而促進國際合作，尤當注意國民間之情感，凡足以阻礙雙方之好感者，應先努力解除或防止之。蓋國民與國民間，必由誠摯之情感，始可產生合作之願望，由合作之願望，產生合作之事實。國際合作，必經如此階段，乃克底於成功。

**— 日外省見解 —** 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之外交方針，極爲抽象的，其內容不過表示互惠平等友誼等外交之根本原則，關於今後之具體方針，未有表示。故日本外務省亦以極慎重之態度批評王部長之聲明，即王部長聲明之趣旨與佐藤外相在貴族院闡明「立於平等立場，再以討對華政策」之方針，（見後）完全符合。日本對其原則並無反對，毋寧對於中國向國家的建設邁進之努力，以

我國對外政策，業經中央及蔣院長屢次闡明國家之領土與主權，必須保其完整，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爲基礎。在此原則下，循和平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密切，此爲國際交涉最合理之原則，亦即我政府確定之對外方針。本人此次奉命出掌外交，深感責任重大，自當一秉斯旨，依國際正義，循外交常軌，努力進行，庶政府既定之政策，得以實現，而中外關係，亦可賴國際合作獲得互利之發展。

大礮與牛油孰重。



東亞友邦之資格表示同情的態度。唯問題在

故對於日本國民與以意外感念。王部長之聲

於中國將如何具體化此種抽象的原則之點

當中國實現此原則時，如非由政治的立場充

分認識實際的事態，而研究根基於現在事實

之解決方法，則兩國當局者欲確立中日和平

之努力必招來反對的結果，並能使中日關係

比今日狀態更為惡化。尤其中國方面期待之

平等，如係隨從中國國家之完備漸進的取消

不平等條約者，則日本當局亦當然應其交涉，

並有提出日本方面要求之準備。然中國之要

求，如一部份人所主張，為取消華北政策及其

企圖使兩國關係歸於常道之努力，亦不得不

歸泡影而失其功效。因此日外務省希望中國

充分諒解佐藤外相之真意，由大局見地實行

外交方針而不誤其進退也。

大局努力實行實際的政策。

### — 日各界觀感 — 佐藤外相在貴族院

演說外交方針時，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王寵惠

亦在南京發表外交方針，唯王部長之聲明比

佐藤外相之詳細答辯，過於抽象的且屬簡單，

內著論稱王寵惠氏之談話，以林銑十郎前在

### — 日各報評論 — 日本各報均以最重

要之地位，刊載我新任外長王寵惠氏對外國

新聞記者所發表之談話。朝日新聞在新聞欄

德國左右為難。



110042 議會所發表之演說，及佐藤尙武就任外相後，所發表之談話為對象，當為對日本之一種重要姿勢。中國外長準備從事調整中日關係，誠含有重要意義。王氏措辭雖屬抽象，但在兩國之外交姿態上業已發現新途徑及意見相符之點。今兩氏就任兩國外長，並相互承認彼此之立場，則新局勢已在發展中，而可共同實現東亞之安定也。該報繼顯示外務省之態度，認為在現時空氣之下，應覓求經濟政治合作之各種具體計劃，誠屬自然。惟關於維持領土主權一點，苟中國堅持撤廢冀東偽組織時，日本仍不得不採取斷然態度，故中國如完全認識付局勢云。

— 日新外相宣布外交方針 — 佐藤外相於三日晚舉行親任式後，在議院內談其抱負，略謂：

余就任外相之結果，或有人以為日本外交有急激變化，然據余意見，國家與國家永久存在，一國外交方針，不應頻繁變更，毋寧使二

國樹立外交政策，保持幾分續繼性，乃為必要。以此而論，余個人任駐外使臣時之見解，或所抱政策，在今日就任外務首腦人時，能否完全採用，尙待研究。尤由日本政府外交方針繼續性而論，更有再考慮之必要。因此，研究前內門從其方針，不加變更，但隨從事態之變更，應要改變者，當然充分考慮其改變問題。總之，將與各閣員交換意見後，編製整個政策，努力實行，此余所期望者也。

三月八日日本貴族院開會時，議員大河內子爵提出關於外交問題之質問，由外相佐藤致答，歷時三十五分，此為外相就任以來關於外交政策之初次正式宣言，佐藤之答詞謂：現以日本為中心之東亞情勢，殊不許樂觀。打開此難關之關鍵，實繫於日本對於將來所採行動之是非。故日本外交，應始終在明朗方針之下，立腳於國際正義觀念，實行政策。而當其實行之際，由軍部、外交部、及政黨與各省之間，成立密接諒解，而以其集合之力邁進，實行國是，則可於不久將來，打消列國誤解，必能打開難關，且以日德防共協定新得友邦，不

難恢復曾以退出國聯所失友邦之交誼，前途廣大，且外交為擁護國家正當發展者，故不應無充分軍備為其背景。但軍備常為排除外侮之力，而不應為實行侵略之軍備。佐藤外相據於此根本方針，擬擴大從來陸海軍與外務之三相會議，考慮各閣員均得協力實行外交政策之方法，並於適當時期，闡明其抱懷之外交方針。

三月八日日本貴族院開會時，議員大河內子爵提出關於外交問題之質問，由外相佐藤致答，歷時三十五分，此為外相就任以來關於外交政策之初次正式宣言，佐藤之答詞謂：現以日本為中心之東亞情勢，殊不許樂觀。打開此難關之關鍵，實繫於日本對於將來所採行動之是非。故日本外交，應始終在明朗方針之下，立腳於國際正義觀念，實行政策。而當其實行之際，由軍部、外交部、及政黨與各省之間，成立密接諒解，而以其集合之力邁進，實行國是，則可於不久將來，打消列國誤解，必能打開難關，且以日德防共協定新得友邦，不可以發生，即一般以為勿論我濟要求者為何。

事，出於何種方式，達到何種程度，苟能以強硬態度提出之，必可如願以償，但對方亦有輿論，常有不能接受我儕之要求者，此點為一般所完全忽略。職是之故，外交上暫時之停滯，乃不可避免者也。關於日英外交，佐藤謂：據本人所知，滿洲事件發生後，英國以為日本之行動僅限於長城之北，但厥後日本越過長城，而侵入華北，進行此種活動時，英國因而極感憂慮，恐日本行為，如不加以注意，可能侵害英國在華、北、華中甚至華南之權益。至於華北問題，日本態度，已由首相明白闡明。本人深信倘吾儕尊重對方利益，而求在華和平之發展，對他人不加敵視，則吾儕自可獲得其他各國之諒解，此為真正保障日本利益之方法也。（佐藤此言，為以前由焦土外交以至協和外交時代，各外相所不敢言。）佐藤旋論及對華外交謂：中日談判，已陷僵局，乃不可否認之事實。但余對談判已失敗之說，不能毫無懷疑而予以贊同。目前情形，只可視為引起最大困難之不幸的一霎時間。但應採取何種方策，以打開僵局，誠極

件之糾紛，已達極點，苟余能不諱言目前中日問題，只有吾儕改變方法，另從新起點着手方為可解。完全獨立國家間之交涉，應以平等地位為根據，此乃國際關係通常途徑，而無可驚異者也。惟此自然之原則，常被遺忘，在某種事件上，尤其是國民間與國民間之關係，吾儕常遲疑採取對華地位，而以優越地位自居。此種優越觀念，在國際關係上常引起極大障礙。佐藤提出抽象的根本原則，以警告國人，後則進入具體之論題而發問曰：中日談判以及兩國人民間之事件，吾人至今曾以平等地位，予以進行乎？此項問題全留待諸君自行裁答。但余以為過去一切應付諸東流，而從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此並非對中國之要求，特別讓步，亦非予以特殊之應付。中國常責日本，不給予平等關係，而要求一切談判，應以平等地位為根據等，苟中國對此點，不予滿意，余相信中日談判順利進行上，將常有障礙之存在。關於

中國對此點，不予以解釋。吾人願在不犧牲與日有密切關係之利益，以及恢復以平等地位為根據的談判之範圍內，保持協調之精神，雖不知中國對此如何反應，但彼邦苟有決心，日本毫無疑問，必予以各種便利，甚至改變已往談判之內容云云。

三月十一日日本衆議院開會，民政黨議員鶴見祐輔及政友會議員蘆田均對日本外交政策，提出質問，茲摘錄佐藤答詞中關於對華政策之要點如下：

(一) 關於組織日滿集團，佐藤認為就現狀推斷，此項組織，應否進行，極屬疑問。集團之組織，僅能於緊急時期行之，現時在滿洲尚有許多任務留待日本進行，此類工作皆尚未成功，故於現時談集團組織未免過早。(二) 關於滿洲問題，佐藤謂「滿洲國」業已成為堅定之現存事實，日本在歷史上與滿洲有密切關係，故日本將來與中國進行談判時，將斷然



論，對於日本新外相佐藤在貴族院之演詞，予以誠摯而同情之注意。略謂：

日本在華之活動，英國對之至為焦慮，迄今猶然。佐藤解釋此種焦慮之言論，凡英人之為日本友人者，聞之咸不欲與之爭辯。自英人立場言之，滿洲之開放門戶政策，已成外國商人之出路，而非其入路矣。關東軍當局煽動北五省脫離中央之謀未逞，而大規模之私運繼之而起，日韓私販於緝捕嚴峻時，且常恃日本軍隊與軍艦為護。近來私運又有復熾之象，但私運所造成之損失，其影響於英國輿論者猶小，其影響於鼓勵私運之侵略式軍閥精神者實大。屢遣武裝匪衆侵入綏遠之舉動，日本駐防軍之增加，以及在華北據動中央權力之希圖，徒令人發生一種印象，以為日本軍人冀將華北化為日本保護國耳。日本既攫取東北四省，復與國聯絕交，英人觀察家之注視日本行動過程者，感覺為時不久，日本軍人之慾念已危及中國中部，而妨害英國在長江流域之鉅大利益，與為人公認之權利。英人且自問曰：

中國政府其能永久僅以消極的外交上抵抗，應付日新月盛的日本要求，與引起國內鼓譟之危險乎？設壓力繼續不絕，致生爆發，則東亞全部，將陷入紊亂之境，而排外的與半國家主義的赤禍與匪亂，勢將更熾於中國。日本軍人所懼者，為中國之赤禍與匪亂，其政策適助其滋長耳。英國對日態度之變更，其故在此。若商業之競爭，或海上軍備問題之異見，猶其次焉者。是以佐藤演詞，現已在英國發生良好印象，許多重要日人所表示改善並鞏固英日友誼之願望，英與有完全同情焉。從前日本外相所發溫和性質之言論，其效力有時適得其反，蓋繼溫和言論之後者，偏為軍人示威之舉動也。但佐藤在就職前，曾於林首相之前，與陸相杉山元互換意見，此乃熟知日本輿情者，所認為甚關重要者也。此外日本又有更穩健的輿論，現漸左右日本外交政策之氣象。林首相軍人也，但其在國會開幕時所發之議論，殊無顯武軍人之聲調，而其所言英日邦交各節，顯然基於欲改良英日邦交之誠意。再日本報紙與政

治家現已主張改變對華政策，同時佐藤以勇敢氣概，承認已往之錯誤，此舉已鼓勵國人對於現有制度之批評。蓋在此制度中，日本外交已成強有力軍人派之俘虜，而非為其共事者矣。昨日國會之辯論，亦可見有建設性批評精神之勃興，民政黨鶴見所發之批評，即其一證。鶴見以為各部間缺少協謀與合作，此乃日本之大弱點，而日本政治家之言論，與日本軍人之行動，其所以大相逕庭者，亦即在此。日本新政策果能成功否，尚未可預言。中國之疑慮，未必迅速銷釋，而日本軍人或仍將逞其權力也。雖然，佐藤之演詞，及昨日國會之辯論，亦可為國際關係前途轉佳之朕兆，而使人興奮矣。

蘇聯十一日蘇聯新聞報論日本新外相第一次出席國會之宣言云：

佐藤之第一次露面，其聲調對於外界頗覺和緩。日本國內對於軍閥之干涉內政，尤其對於軍閥所強迫執行之內政外交政策，已不滿日甚，故林內閣乃不得不採取一二步驟，以

110046

## 緩和輿論之憤怒。

夫日本對華政策之主持人，人人皆知，並非外交官而係軍閥。故所謂「中日雙方平等」，本質無他，不過日方企圖不但保守業經奪得之大塊中國領土，並進而統制中國全國而後已。關於日蘇的關係，亦屬如此。要點不在空談，而在于實行。日本之行為固應負破壞兩國關係之全部責任也。

## 法國決定實行新金融財政對策

## 斛泉

法國政府以法國財政金融危機日亟，於去秋（一九三六年）九月與英美兩國締結通貨協定之後，旋即於次月（十月）實行將法郎貶值百分之二九（貶值法規定政府有權將法郎貶值百分之二十五·一九至三〇·四五）。當時市場交易，一時頗見活動，但僅曇花一現，旋即呆滯如故，國內物價飛騰，國外貿易未見發展，法蘭西銀行存金益見減少。最近且減至五百七十三萬萬法郎，本年一月二十

同佐藤演說中之新聲調，吾人自應接受。然不幸就其本身觀之，該演說實並不說明新外相之政策真與其前任有何不同，而吾人苟細察林內閣上台之經過，注意其鮮明表現軍部獨裁方法之事實，則更難信任。日政府真有陸鄰之誠意，即有此誠意，能否實行，尤成問題。佐藤君苟能以真心宣佈日本政策之新路線，則應以事實證明也。

九日向英國金融界借款四千萬磅，殆已用盡；而新向荷蘭等國借款既未成功，法國之財政狀態大有山窮水盡之慨。吾人試觀哈瓦斯巴黎二月二十六日電述法國現閣反對派佛蘭亭氏等向政府提出之質問及總理萊翁勃倫之答辯，當可略見其一斑矣。茲為便於參考起見，併將該電原文錄後。

哈瓦斯巴黎二十六日電：衆議院頃於本日午後三時開會，辯論萊翁勃倫內閣之一般政策。首由中央

派領袖即前總理佛蘭亭發表長篇演說，向政府提出質問。次由中央派議員前財長萊諾發言，對於政府亦有所質詢。最後則由萊翁勃倫總理答復兩人之質問。綜觀雙方論戰之劇烈，實為人民陣線政府成立以來所未見。茲略誌其經過情形如下：衆院開會時，即由前總理佛蘭亭發表演說，指萊翁勃倫總理而作猛烈之攻擊。略謂：『余堅信足下執政，必使國家陷於浩劫，而後已，足下倘堅執現行之政策，而不加改變，則法國共和制度，必有崩潰之一日。』佛蘭亭繼謂：『法國財政狀況，現已陷於危急局面，其故由於一般投資者（一）缺乏信任之心理，（二）法郎貶值政策，亦復屬於失敗。蓋法國物價現較世界物價為高，致令法國貨物輸出甚感困難，此即法郎貶值政策失敗之明證。且法蘭西銀行存金，去年十月間，共計六四、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今則減至五七·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長此以往，則在最近將來，財政恐慌與貨幣恐慌，必同時發生，彼時足下除採取通貨膨脹與外匯管理政策之外，恐別無他道矣。為今之計，足下僅有一途可循，即足下應一反曩昔之所為，毋令資本與勞工繼續相抗，蓋欲使社會進步得以鞏固，亦惟此一法而已。』佛蘭亭繼乃引證德國之往事，謂『國社主義，實乃一九二三年德國幣價慘跌之直接結果，夫欲社會進步得以持久，非與中產階級合作不為功，按之歷史所載，斑斑可考。余因此深信除舉國一致團結以外，足下斷無他法足以解決目前之困難。』云云，繼由前財長萊諾發言，謂『政府現採行兩種互相抵觸之經濟